

九

妻子深夜才回家。她蹣跚著腳悄悄進來，但他還是聽見她的腳步聲。他睜開眼睛，連忙又閉上。她想打發蓋拉西姆走開，自己陪他坐一會兒。他卻睜開眼睛，說：

「不，你去吧。」

「你很難受嗎？」

「老樣子。」

「服點鴉片吧。」

他同意了，服了點鴉片。她走了。

直到清晨三時，他一直處在痛苦的迷糊狀態中。他仿佛覺得人家硬把他這個病痛的身子往一個又窄又黑又深的口袋裡塞，一個勁地往下塞，卻怎麼也塞不到袋底。這件可怕的事把他折磨得好苦。他又害怕，又想往下沉，不斷掙扎，越掙扎越往下沉。他突然跌了下去，隨即驚醒過來。依舊是那個蓋拉西姆坐在床腳跟，平靜而耐心地打著瞌睡。他卻躺在那裡，把那雙穿著襪子的瘦腿擱在蓋拉西姆肩上；依舊是那支有罩的蠟燭，依舊是那種一刻不停的疼痛。

「你去吧，蓋拉西姆。」他喃喃地說。

「不要緊，老爺，我坐坐。」

「不，你去吧。」

他放下腿，側過身子來睡。他開始可憐自己。他等蓋拉西姆走到隔壁屋裡，再也忍不住，就像孩子般痛哭起來。他哭自己的無依無靠，哭自己的孤獨寂寞，哭人們的殘酷，哭上帝的殘酷和冷漠。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把我帶到這兒來？為什麼？為什麼這麼狠心地折磨我？……」

他知道不會有回答，但又因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回答而痛哭。疼痛又發作了，但他一動不動，也不呼號。他自言自語：「痛吧，再痛吧！可是為了什麼呀？我對你做了什麼啦？這是為了什麼呀？」

後來他安靜了，不僅停止哭泣，而且屏住呼吸，提起精神來。他仿佛不是在傾聽說話

聲，而是在傾聽靈魂的呼聲，傾聽自己思潮的翻騰。

「你要什麼呀？」這是他聽出來的第一句明確的話。「你要什麼呀？你要什麼呀？」他一再問自己，「要什麼？」——「擺脫痛苦，活下去。」他自己回答。

他又全神貫注地傾聽，連疼痛都忘記了。

「活下去，怎麼活？」心靈裡有個聲音問他。

「是的，活下去，像我以前那樣活得舒暢而快樂。」

「像你以前那樣，活得舒暢而快樂嗎？」心靈裡的聲音問。於是他開始回憶自己一生中美好的日子。奇怪的是，所有那些美好的日子現在看來一點也不美好，只有童年的回憶是例外。童年時代確實有過歡樂的日子，要是時光能倒轉，那是值得重溫的。但享受過當年歡樂的人已經不存在了，存在的似乎只有對別人的回憶。

自從伊凡·伊里奇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以來，過去的歡樂都在他眼裡消失了，或者說，變得不足道了，變得令人討厭了。

離童年越遠，離現在越近，那些歡樂就越顯得不足道、越可疑。這是從法學院開始的。在那裡還有點真正美好的事：還有歡樂，還有友誼，還有希望。但讀到高年級，美好的時光就越來越少。後來開始在官府供職，又出現了美好的時光：那是對一個女人的傾慕。後來生活又渾渾噩噩，美好的時光更少了，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結婚.....是那麼意外，那麼叫人失望。妻子嘴裡的臭味，放縱情欲，裝腔作勢！死氣沉沉地辦公，不擇手段地撈錢，就這樣過了一年，兩年，十年，二十年——始終是那麼一套。而且越是往後，就越是死氣沉沉。我在走下坡路，卻還以為在上山。就是這麼一回事。大家都說我官運亨通，步步高升，其實生命在我腳下溜掉.....如今瞧吧，末日到了！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會這樣？生活不該那麼無聊，那麼討厭。不該！即使生活確是那麼討厭，那麼無聊，那又為什麼要死，而且死得那麼痛苦？總有點不對頭。

「是不是我的生活有些什麼地方不對頭？」他忽然想到。「但我不論做什麼都是循規蹈矩的，怎麼會不對頭？」他自言自語，頓時找到了唯一的答案：生死之謎是無法解答的。

如今你到底要什麼呢？要活命？怎麼活？像法庭上聽到民事執行吏高呼：「開庭了！」時那樣活。「開庭了，開庭了！」他一再對自己說。「喏，現在要開庭了！可我又沒有罪！」他恨恨地叫道。「為了什麼呀？」他停止哭泣，轉過臉來對著

牆壁，一直思考著那個問題：為什麼要忍受這樣的恐怖？為什麼？

然而，不管他怎樣苦苦思索，都找不到答案。他頭腦裡又出現了那個常常出現的想法：這一切都是由於他生活過得不對頭。他重新回顧自己規規矩矩的一生，立刻又把這個古怪的想法驅除掉。

十

又過了兩個禮拜。伊凡·伊里奇躺在沙發上已經起不來了。他不願躺在床上，就躺在長沙發上。他幾乎一直面對牆壁躺著，孤獨地忍受著那難以擺脫的痛苦，孤獨地思索著那難以解答的問題：「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真的要死嗎？」心靈裡有個聲音回答說：「是的，這要死的。」——「為什麼要受這樣的罪？」那聲音回答說：「不為什麼，就是這樣。」除此以外就什麼也沒有了。

自從伊凡·伊里奇開始生病，自從他第一次看醫生以來，他的心情就分裂成兩種對立的狀態，兩種狀態交替出現著：一會兒是絕望地等待著神秘而恐怖的死亡，一會兒是希望和緊張地觀察自己身上的器官。一會兒眼前出現了功能暫時停止的腎臟或者盲腸，一會兒又出現了無可避免的神秘而恐怖的死亡。

這兩種心情從一開始生病就交替出現；但隨著病情的發展，他就覺得腎臟的功能越來越可疑，越來越虛幻，而日益逼近的死亡卻越來越現實。

他只要想想三個月前的身體，再看看現在的情況，看看他怎樣一步步不停地走著下坡路，任何僥倖的心情就自然而然土崩瓦解了。

近來，他面向沙發背躺著，感到異常孤寂，那是一種處身在鬧市和許多親友中間卻沒有人理睬他而感到的孤寂，即使跑遍天涯海角都找不到的孤寂。處身在這種可怕的孤寂中，他只能靠回憶往事度日。一幕幕往事像圖畫般浮現在他眼前。他總是從近期的事開始，一直回憶到遙遠的過去，回憶到童年時代，然後停留在那些往事上。譬如他從今天給他端來的李子醬，就會想到童年吃過的乾癟法國李子，覺得別有風味，吃到果核，滿口生津。同時他又會想到當年的種種情景：保姆、兄弟、玩具。「那些事別去想了.....太痛苦了，」伊凡·伊里奇對自己說，思想又回到現實上來。他瞧著羊皮沙發上的皺紋和沙發背上的鈕扣。「山羊皮很貴，又不牢；有一次就為這事爭吵過。還記得當年我們撕壞父親的皮包，因此受罰，但那是另一種山羊皮，是另一次爭吵.....媽媽還送包子來給我們吃。」他的思想又停留在童年時代，他又感到很難過。他竭力驅散這種回憶，想些別的事。

在一系列往事的回憶中，他又想到了那件事：他怎樣生病和病情怎樣惡化。他想到年紀越小，越是充滿生氣。生命裡善的因素越多，生命力也就越充沛。兩者互為因果。「病痛越來越厲害，整個生命也就越來越糟，」他想。「生命開始還有一點光明，後來卻越來越暗淡、消逝得越來越快，離死越來越近。」他忽然想到，一塊石子落下總是不斷增加速度，生命也是這樣，帶著不斷增加的痛苦，越來越快地掉落下去，掉進痛苦的深淵。「我在飛逝.....」他渾身打了個哆嗦，試圖抗拒，但知道這是無法抗拒的。他的眼睛雖已疲勞，卻依舊瞪著前面，瞪著沙發背。他等待著，等待著那可怕的墜落、震動和滅亡。「無法抗拒，」他自言自語。「真想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可是無法知道。要是說我生活得不對頭，那還有理由解釋，可是不能這麼說，」他對自己說，想到自己一輩子奉公守法，過著正派而體面的生活。「不能這麼說，」他嘴上露出冷笑，仿佛人家會看到他這個樣子，並且會因此受騙似的。「可是找不到解釋！折磨，死亡……為了什麼呀？」

這樣過了兩個禮拜。在這期間發生了伊凡·伊里奇夫婦所希望的那件事：彼特裡歇夫正式來求婚。這事發生在一天晚上。第二天，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走進丈夫房間，考慮著怎樣向他宣佈彼特裡歇夫求婚的事，但就在那天夜裡，伊凡·伊里奇的病情又有新的發展。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發現他又躺在長沙發上，但姿勢跟以前不同。他仰天躺著，呻吟著，眼睛呆滯地瞪著前方。她談起吃藥的事。他把目光轉到她身上。她沒有把話說完，因為她發現他的目光裡充滿對她的憤恨。「看在基督份上，讓我安安靜靜地死吧！」他說。她正想出去，但這當兒女兒進來向他請安。他也像對妻子那樣對女兒望望，而對女兒問候病情的話只冷冷地說，他不久就會讓她們解脫的。母女倆默不做聲，坐了一會兒走了。「我們究竟有什麼過錯呀？」麗莎對母親說。「仿佛都是我們弄得他這樣似的！我可憐爸爸，可他為什麼要折磨我們？」醫生按時來給他看病。伊凡·伊里奇對他的問題只回答「是」或者「不是」，並憤怒地盯住醫生，最後說：「您明明知道毫無辦法，那就讓我去吧！」「我們可以減輕您的痛苦。」醫生說。「這點您也辦不到，讓我去吧！」

醫生走到客廳，告訴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情況很嚴重，只有一樣東西可以減輕他的痛苦，就是鴉片。醫生說，他肉體上的痛苦很厲害，這是事實，但精神上的痛苦比肉體上的痛苦更厲害，而這也是他最難受的事。他精神上的痛苦就是，那天夜裡他瞧著蓋拉西姆睡眼惺忪、顴骨突出的善良的臉，忽然想：我這輩子說不定真的過得不對頭。他忽然想，以前說他這輩子生活過得不對頭，他是絕對不同意的，但現在看來可能是真的。他忽然想，以前他有過輕微的衝動，反對豪門權貴肯定的好事，這種衝動雖然很快就被他自己克制住，但說不定倒是正確的，而其他一切可能都不對頭。他的職務，他所安排的生活，他的家庭，他所獻身的公益事業和本職工作，這一切可能都不對頭。他試圖為這一切辯護，但忽然發現一切都有問題，沒有什麼可辯護的。「既然如此，那麼現在在我將離開世界的時候，發覺我把天賦予我的一切都糟蹋了，但又無法挽救，那可怎麼辦？」

他自言自語。他仰天躺著，重新回顧自己的一生。早晨他看到僕人，後來看到妻子，後來看到女兒，後來看到醫生，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證實他夜間所發現的可怕真理。他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他賴以生活的一切，並且明白這一切都不對頭，這一切都是掩蓋著生死問題的可怕的大騙局。這種思想增加了他肉體上的痛苦，比以前增加了十倍。他不斷呻吟，輾轉反側，扯著身上的衣服。他覺得衣服束縛他，使他喘不過氣來。他為此憎恨它們。醫生給了他大劑量鴉片，他昏睡過去，但到吃晚飯時又開始折騰。他把所有的人都趕走，不斷地翻來覆去。妻子走過來對他說：「約翰，心肝，你就為了我（為了我？）這麼辦吧。這沒有什麼害處，常常還有點用。真的，這沒什麼。健康的人也常常……」他睜大眼睛，問：

「什麼事？進聖餐嗎？幹什麼呀？不用了！不過……」她哭了。「好嗎，我的親人？我去叫我們的神父來，他這人挺好。」「好，太好了。」他說。神父來了，聽了他的懺悔，他覺得好過些，疑慮似乎減少些，痛苦也減輕了，剎那間心裡看到了希望。他又想到了盲腸，覺得還可以治癒。他含著眼淚進了聖餐。他進了聖餐，又被放到床上，剎那間覺得好過些，並且又出現了生的希望。他想到他們曾建議他動手術。「活下去，我要活下去！」他自言自語。妻子走來祝賀；她敷衍了幾句，又問：「你是不是感到好些？」他眼睛不看她，嘴裡說：「是。」她的服裝，她的體態，她的神情，她的腔調，全都向他說明一個意思：「不對頭。你過去和現在賴以生活的一切都是謊言，都是對你掩蓋生死大事的騙局。」他一想到這點，心頭就冒起一陣憤恨，隨著憤恨又感覺到肉體上的痛苦，同時意識到不可避免的臨近的死亡。接著又增加了一種新的感覺：擰痛、刺痛和窒息。當他說「是」的時候，他的臉色是可怕的。他說了一聲「是」，眼睛直盯住她的臉，接著使出全身的力氣迅速地把臉轉過去，伏在床上嚷道：「都給我走，都給我走，讓我一個人待著！」十二從那時起，他連續三天一刻不停地慘叫，叫得那麼可怕，就是隔著兩道門聽了也覺得毛骨悚然。

當他回答妻子的時候，他明白他完了，無法挽救了，末日到了，生命的末日到了，可是生死之謎始終沒有解決，永遠是個謎。「哎喲！哎喲！哎喲！」他用不同的音調慘叫著。他開始嚷道：「我不要！」接下去又是哎喲哎喲地慘叫。整整三天，他一刻不停地在那個黑口袋裡拼命掙扎，而一個肉眼看不見的力量卻無可抗拒地把他往口袋裡塞。他好像一個死刑犯，落到劊子手手裡，知道沒有生路了。他每分鐘都感覺到，不管他怎樣掙扎，他是越來越接近那恐怖的末日了。他覺得他的痛苦在於他正被人塞到那個黑窟窿裡去，而更痛苦的是他不能爽爽快快落進去。他所以不能爽爽快快落進去，是因為他認為他的生命是有價值的。這種對自己生命的肯定，阻礙了他，不讓他走，使他特別痛苦。突然，他的胸部和腰部受到猛烈的打擊，呼吸更加困難，他掉到窟窿裡。在窟窿底裡有一道亮光。他覺得自己仿佛處身在火車車廂裡，你以為火車在前進，其實卻在後退。這時他突然辨出了方向。「是的，一切都不對頭，」他自言自語，「但沒有關係，可以糾正的。可怎樣才算‘對頭’呢？」他問自己，接著突然沉默了。

第三天傍晚，他臨終前兩小時，念中學的兒子悄悄地進來，走到父親床跟前。垂死的人一直在慘叫，揮動雙臂。他的一隻手落在兒子頭上。兒子捉住他的手，把它貼在嘴唇上，哭了起來。就在這時候，伊凡·伊里奇掉了下去，看見了光。他領悟到他的生活過得不對頭，但還可以糾正。他問自己：怎樣才「對頭」，接著一動不動地留神聽著。他感到有人在吻他的手。他睜開眼睛，對兒子瞧了一眼。他可憐起兒子來。妻子走到他跟前。他對她瞧了一眼。她張開嘴，鼻子上和麵頰上掛著眼淚，露出絕望的神情瞧著他。他為她難過。「是的，我把他們害苦了，」他想。「他們真可憐，但等我一死，他們就會好過些。」他想把這話說出來，可是沒有力氣說。

「不過，何必說呢，應該行動。」他想。他對著兒子用目光示意說：「帶他走……可憐……你也……」他還想說「原諒我」，但卻說了「原來我」。他已經沒有力氣糾正，

只擺了擺手，知道誰需要聽懂自然會懂的。他恍然大悟，原來折磨他的東西消失了，從四面八方消失了，從一切方面消失了。他可憐他們，應該使他們不再受罪。應該使他們，也使自己擺脫種種痛苦。「多麼簡單，多麼快樂，」他想。「疼痛呢？」他問自己。「它哪兒去了？噯，疼痛，你在哪兒啊！」他留神傾聽。「噢，它在這裡。好吧，疼就疼吧。」「那麼死呢？它在哪裡？」他尋找著往常折磨他的死的恐懼，可是沒有找到。它在哪裡？什麼樣的死啊？他一點也不覺得恐懼，因為根本沒有死。沒有死，只有光。「原來如此！」他突然說出聲來。「多麼快樂呀！」

對於他，這一切都只是一剎那的事，這一剎那的含義沒有再變。但旁人看到，臨死前他又折騰了兩小時。他的胸膛裡咯咯發響，皮包骨頭的身體不斷抽搐。接著咯咯聲越來越少，喘息也越來越微弱。「過去了！」有人在他旁邊說。他聽見這話，心裡重複了一遍。「死過去了，」他對自己說。「再也不會有死了。」他吸了一口氣，吸到一半停住，兩腿一伸就死了。